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五

晉

安皇帝

己亥隆安三年。燕長樂元年。秦弘始元年。涼王呂纂咸寧元年。北涼天璽元年。春三月。魏分

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

魏主珪分尚書三十六曹。胡三省注。後漢光武帝分尚書為六曹。晉武帝增置三十

五曹。至後魏又增為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

主之。八部。擬八座。謂之八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

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

博士李先。字榮仁。中山盧奴人。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

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

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追尊所生母陳氏爲德皇太后。

夏四月。以會稽世子元顯爲揚州刺史。

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諷朝廷解道子揚州。以授元顯。道子醒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順會稽人爲謀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

燕除公侯金帛贖罪法。

燕主盛十口一決獄。不加考掠。多得其情。下詔曰。法例

律。晉初改舊律爲刑法例。此蓋言法例所載之律也。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

不足以懲惡而利于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贖。

南涼王烏孤卒。弟利鹿孤立。徙治西平。注見前。

南燕王德陷廣固。注見前。遂都之。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眾依南燕王德。已而廣自稱秦王。

南燕所屬多去附廣。德乃留魯王和守滑臺。自帥眾討

廣。斬之。和長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魏。德欲還攻滑臺。

與其下謀之。韓範曰。嚮也。魏為客。吾為主。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

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潘聰曰。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地形阻

峻。若得其地。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乃引師而南。進據琅

邪。徐克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幽州刺史辟閭複姓。渾守

廣固。其下多出降。渾懼奔魏。德追斬之。遂定都廣固。先是

燕蘭汗之亂。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間渾。渾表為渤海太守。及德至。孚遂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為喜。喜得

卿耳。遂委以機密。封孚。字處道。渤海蓆人。

秦主興降號稱王。

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詔羣臣卿士。將牧守宰。各降

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有

政績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冬十月秦陷洛陽。

秦寇洛陽。河南太守辛恭靖。隴西狄道人。固守百餘日。秦兵

拔洛陽。獲之。恭靖見秦主興。不拜。曰。吾不為羌賊臣。興

囚之。于是淮漢以北多降于秦。恭靖被囚三年。逃歸江東。病卒。

孫恩寇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義之子。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為會稽太守。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

客者。胡三省注。有罪沒為官奴。凡公卿之後。及士人子孫。占蔭以為客戶。是謂免奴為客。置京師

以充兵役。東土囂然。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嶼攻會稽。

殺內史王凝之。疑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官屬請討之。疑之曰。我已借鬼兵守諸要

津。不足憂也。恩遂于是八郡。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東陽。新安。之人

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中。眾數十萬。恩自稱征

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表會稽王道子。及元顯之罪。

請誅之。于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

命徐州刺史謝琰討之。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琰

奸良左道感服。在政治清明之時。不過為射利之媒。其技易窮。亦易敗露。若亂世則直用號召倡亂矣。守官者。轉去武備而信妖邪。自貽伊戚。其愚固不足惜。然以義之而有是于。又世奉邪道。豈非清談高尚嘗人之深哉。

擊斬義興。吳郡羣盜與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琰留

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注見前。詔以牢之

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字德輿。小字寄奴。漢楚元王交之後。僑居

京口。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屨為業。好擣菹。為鄉

閭所賤。嘗伐荻新洲。遇大蛇擊傷之。明日復至洲。見有羣兒擣藥。裕問何為。答曰。吾王為劉寄奴所傷。

裕曰。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皆散。新洲胡三省注。在京口西大江中。至是牢之

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

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

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眾。劉敬宣怪裕久不返

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

胡三省曰。劉裕事始此。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

新洲擊蛇全獲漢高甚傷
事蓋裕自託炎劉苗裔久
蓄草澤英雄之志故設為
神奇以奮動庸愚耳

裕瀨危奮勇隻身追賊多
所殺傷益以敬宜之兵何
難殄滅乃官軍競取寶物
子女致賊乘間遠颺敬
宜馭下無紀固無可辭咎
然所云以一人驅數千亦
火之誇矣

女子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朝廷憂

恩復至。以珍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戍海浦。明年夏恩

復寇會稽。謝珍出戰。兵敗為帳下所殺。恩轉寇臨海。朝

廷大震。遣兵討之。不克。已而恩為劉牢之所破。復走入

海。海浦自龕山東至定海皆是臨海。吳郡。今浙江台州府是。

以會稽世子元顯錄尚書事。

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

可張羅。元顯所親信。率皆佞諛。諷禮官立議。公卿以下

見者皆拜。時國用虛竭。公卿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

已。富踰帝室。

桓立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殷仲堪恐桓立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為援。佺期屢欲

桓玄志存不軌所憚惟殷
楊二人當時執政者憚欲
搆使乖離是旬肺腑終期
受代之後勢已不支復爲
仲堪所給憤激致敗良堪
憫憫若仲堪畏首畏尾優
柔負事其死不足惜也

攻玄。仲堪每止之。玄恐終爲殷楊所滅。乃求廣其所統
執政。亦欲搆使乖離。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以
玄兄偉代佺期。兄廣爲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欲與仲堪
共襲玄。仲堪多疑。少決。苦禁止之。是歲荊州大水。仲堪
竭倉廩以賑饑民。玄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聲
言救洛。先遣兵襲取巴陵。積穀食之。仲堪遣楊廣等拒
之。皆爲所敗。江陵乏食。以胡麻廩軍。急召佺期自救。佺
期曰。江陵無食。可來相就。共守襄陽。仲堪給之曰。比來
收集已有儲矣。佺期帥步騎八千至江陵。仲堪唯以飯
餉之。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兄廣共擊玄。
大敗。單騎奔還。仲堪亦奔鄢城。玄遣將軍馮該追獲。皆

殺之

初仲堪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

斷必及于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及仲

堪敗走文武無送者惟企生從之路經家門遵生曰作

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率下之

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抱之甚急遂不得去及至荆

州人士無不詣立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立

遣人收之問欲何言企生曰乞一弟

以養老母立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涼王光卒太子紹

字永業

嗣庶兄纂弒而代之

光疾甚立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以太原公纂為太尉

常山公弘為司徒

光謂紹曰吾沒之後汝委重二兄庶

承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汝兄

弟輯睦則祚流萬世石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

紹祕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纂

不許弘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宜為社稷計纂

弘于是夜帥兵入宮紹自殺纂乃即天王位以弘為大

都督錄尚書事。

已而弘作亂。纂殺之。

庚四年。南燕建平元年。南涼王利鹿孤建和元年。西涼公子。李暹庚子元年是歲。西秦降秦。舊大國三。燕。秦。魏。小國四。涼。南涼。北涼。南燕。新小國一。西涼。凡八僭國。春三月。詔桓玄都督荆江八州

軍事。荆江州刺史。

玄既克荆雍。表求領荆江。詔以玄都督荆司等七州軍事。領荊州刺史。玄復求江州。乃加督八州。領二州刺史。玄輒以兄偉為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

夏。六月。庚辰朔。日食。

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

秦擊西秦。西秦王乾歸戰敗。奔南涼。遂降秦。

秦遣姚碩德伐西秦。入自南安峽。

在鞏昌府安定縣南。

西秦王乾

歸使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主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自將輕騎迎戰敗走其眾皆降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將復西走與諸豪帥大哭而別遂乞降于南涼南涼王利鹿孤待以上賓秦兵既退南羌涼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或以白利鹿孤乾歸懼為所殺遂奔于秦秦封乾歸為歸義侯明年春復使乾歸還鎮苑川

九月地震。

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

北涼敦煌太守李暠

字元盛隴西成紀人

自稱涼公

是為前涼

初北涼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孟敏為沙州刺史以暠為

效穀漢縣後周省故城在今安西府敦煌縣

令敏卒治中索仙

敦煌人等以

髡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請于段業。業因授之。至

是晉昌

晉郡。今安西府是。

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髡為沙州

刺史涼公。髡遣宋繇

字體業。敦煌人。

東伐涼興

前涼郡。後周為縣。故城在今安

西府淵泉縣。

并擊玉門以西諸城。皆下之。

初涼太常郭磨善天文術。數常與李

髡宋繇同宿。磨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

國家。有騾馬生白額駒。此其時矣。及索仙等推髡。髡初

難之。會繇至。謂髡曰。忘郭磨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

髡乃從之。磨先叛。涼舉兵為呂纂所破。後歸姚興。將奔

晉。追者殺之。郭磨西平人。磨奴昆反。騾馬牝馬也。騾音課。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天津

晉書天文志。天津九星橫河中。一曰天津。

會稽世子

元顯解錄尚書事

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加尚書令。吏部尚書。車胤

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問道子曰。

道子父子深惡實為東晉

厲階而元顯驕法不法即

道子亦為所凌其罪與
于父也

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與朝
士語耶元顯出謂其徒曰肩間我父子肩懼自殺。

魏置僊人博士。

魏儀曹郎董謐獻服餌僊經珪置僊人博士立僊坊煮
煉百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不驗而訪求不已。

南燕王德稱帝更名備德。

辛丑五年。燕王慕容熙光始元年涼王呂隆神春二月涼呂

超弑其君纂而立其兄隆。超隆皆
光從子。

超擅擊鮮卑思盤纂命超及思盤入朝超懼深自結于

殿中監杜尙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謂超
與隆桓桓乃敢

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然實無意殺之也因引起思

盤及羣臣。宴于內殿。超兄隆數勸纂酒。纂醉。超取劍擊

殺之。讓位于隆。隆遂即天王位。以超都督中外。錄尚書

事。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后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爲。超又問玉

璽所在。后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曰。大人賣女于氏

以圖富貴。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遂自殺。桓奔河西。

夏五月。北涼沮渠蒙遜弑其君業。

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畧。蒙遜亦深自晦匿。張掖太

守馬權素爲業所親重。蒙遜譖而殺之。乃謂其兄男成

曰。段公非撥亂之主。向所憚者馬權。今權已死。欲除之

以奉兄。何如。男成曰。人親信我。圖之不祥。蒙遜乃陰使

人告男成謀反。業遂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

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眾不從。故誣臣反。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然後使臣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男成素得眾心。眾皆憤怒。蒙遜因帥眾

陽言。為男成報仇。八張掖業被殺。蒙遜自稱張掖公。亦

涼北

六月。孫恩寇丹徒。漢縣。今為江劉裕擊破之。

先是。劉裕戍句章。注。見前。袁山松喬之孫。築滬瀆。在江南。松江府上海

縣東北。吳郡記。松江東瀆。海曰滬海。亦謂之滬瀆。壘以備恩。已而恩寇句章。攻

海鹽。漢縣。後漢時淪為當湖。晉徙置于此。吳禦城。今縣是也。屬浙江嘉興府。裕隨而拒之。海

城中兵少。裕夜偃旗匿眾。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

恩進趣滬瀆。裕追之。不利。引歸。恩遂陷滬瀆。殺山松。至

是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

駭內外戒嚴。劉牢之使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

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恩率眾鼓譟。

登蒜山。

在鎮江府城西江岸。

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

破之。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眾。復整兵向京師。譙

王尚之。帥精銳馳至。恩樓船高大。泝風不得疾行。數日

乃至白石。聞尚之在建康。牢之至新洲。乃浮海北走郁

洲。

卽鬱洲。洲上有島。曰鬱林山。在江南海州東北海中。

其別將攻陷廣陵。朝廷以

裕爲下邳太守。討破恩于郁洲。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

走。裕隨擊。屢破之。

秋八月。燕段璣弒其君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殺

之。